

禅宗和文人画

孙照金

禅是中国的产物。但禅起源于印度，是古代印度所谓瑜伽的智慧：即与宇宙冥合的智慧。禅是梵语，意为冥想；瑜伽则是精神集中。禅的本意是集心一境，专念一物。它本来是佛教徒修习的一个内容：在形式上安静身体、统一精神，其方式就是坐禅。佛教也常以“止观”代表禅，止是心的安静，观是基于止上思虑某一事物。

佛教教义上禅宗的起源，传为释迦拈花迦叶一笑。迦叶成为禅宗西天始祖、传至二十八代菩提达摩来东土传经，遂成东土禅宗始祖。传至六祖慧能禅宗在中国成熟，它标志着对印度佛学的革命和中国式佛学的完成。

禅宗作为佛教一个宗派从达摩开始到五祖弘忍为止可作为初期，这大约是从魏晋到中唐时期。从神秀与慧能分派开始到南宋末年禅宗盛期，禅宗主要宗派在这个时期形成，即所谓一花五叶：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沩仰宗、临济宗和嗣出四祖道信的牛头宗。到南宋末，禅宗儒学化，宋明理学兴盛，代替禅宗思想统治中国思想界，其背景就是宋明理学对禅宗的吸收、改造和批判。但作为佛教宗派仍传承不绝，影响至今，但已是衰落期。

禅宗从中唐开始渐渐取代中国所有佛教宗派，形成了中国佛教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主流。佛教在中国形成的各宗派如：三论宗、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密宗等都

逐渐消融。宋明以后禅宗与净土宗成为中国佛门二柱。也自中唐开始，禅宗作为一种文人士大夫的高级宗教逐渐渗入中国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知识阶层的精神支柱。禅宗的士大夫化是它由宗教走向审美的中介。禅宗的一些教义，特别是它的生活方式具有浓厚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倾向。艺术是对人类自我意识的探索 and 表现，美学的人文精神体现在把自由和个性确立为审美——艺术活动的基本原则。禅是梵语“禅那”的省称，意译为“思维修”，静坐思虑之意。禅宗的“自性论”，强调个体的“心”对外物的决定作用，极大地激发了文人画创作的主观能动性；它的“顿悟说”，主张直觉式顿悟思维方式，沟通了中国古代艺术家整体性思维模式，这对意境论、妙悟论等美学理论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它的“物我同化”说，触及到了创作灵感问题；它的语言观，揭示了逻辑背后的语言奥秘。总之，禅宗促进了中国文人画艺术家自我意识的觉醒，开发了文人画艺术家的个性天地，使他们摆脱了承命之作的羁绊，达到

追求精神与创作自由。

由于禅宗的超然怀襟，最易与萧疏清旷的山水融为一体，因此禅宗的精神在中国的山水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正如方豪先生所说：“宋代绘画，仍有佛教题材，惟不在寺塔，而在气势高远，景色荒寒，以表现明心见性的修养。”山水画名家参禅悟道的比比皆是。如元代的黄公

望,他的脑袋瓜里装满了道家的东西,但也入禅,张伯雨《题大痴小像》说:全真家数禅和口鼓,贫子骨头,吏员脏腑。又如倪瓒,曾作诗道:嗟余百岁强半过,欲借玄窗学静禅。’因此中国山水画的形成、发展与禅宗有着紧密的联系。具体阐述如下:

佛教未至前,国人的绘事上的成就,本已相当卓越,充分显示出我民族优异的资质,但究未完全脱尽原始的简拙气象。迨至西汉末叶,佛教的理论及其艺术,传到我国,国人始见到一种崭新的绘画风格,立刻生起一种惊异的爱好。初时欣赏其作品,继而模拟其格调,终至创出一种超迈东西的新画法,在我国绘画史中开拓出一段辉煌的大时代。从东汉至六朝这五百年间,是刘虬、生公、傅翕、智者诸师以其超绝的智慧与德行,阐发大乘奥义的时期,也正是顾恺之、张僧繇、陆探微、宗少文等人在画坛上擅扬的时期。这里有一点,不得不特为提出,即他们四人,都对佛法有相当虔诚的信仰与了解,他们皆喜与高僧交往,并经常为佛寺绘画以作功德,由此不难想象出佛法对其思想影响的程度与性质,只不过未足与后世画家比拟,称之为“墨戏”、“画禅”之先河,当无不可。

禅学洪流,冲击到画坛,产生了一位划时代的名家,即泼墨山水的王维摩诘。摩诘这一画派,有如禅宗一般,在宋元时期,更加兴盛。这时的画坛,在禅风法雨拂煦灌溉之下,南宗随之进入昌大阶段。荆浩、关仝、董源、巨然,号称钜子,皆是参摩诘笔法有所得者。另有范宽、江参、郭忠恕等,均为南宋健将,堪作百世师。至于米芾父子,更为特出,也更显露出他们对禅法参悟的深刻。米芾尝谓:山水古今相师,以有出尘格者,因信笔作之,多烟云掩映树石,不取细意以便己。”这简直是超佛越祖的作风。其子友仁更云:“王摩诘古今独步,仆旧秘藏甚多,既自悟丹青妙处,观其笔意,但付一笑耳。”又云:王维画见之最多,皆如刻画,不足学也。惟以云山为墨戏。”这简直是呵佛骂祖。他又有诗云:解作无根树,能描蒙鸿云。如今供御也,不肯予闲人。”

这不是一首悟道偈吗?其所谓无根树、蒙鸿云是米家画法独创的特技,论者初谓其善绘雨景,能写江南山水之妙处,直不知乃写其胸中之禅境耳。

又,史谓关仝善用疏简之笔。《宣和画谱》云:仝之所画,其脱落豪楮,笔愈简而气愈壮,景愈少而意愈长也。’他这种简放的画风,到了李成手里,更变为“气象萧疏,烟林平远”。入元之后,竟成一代时尚,后世以为这是元画的独特处。就另一方面看,此萧疏简淡的画法,正是流露禅心的智慧方式,一帧简淡的小景,何异于一首自况的短偈。因而遂有称画为无声诗者,有教人看笔外之意者。于此可见,这时期中我国画家心灵上的修养,已达到高超的境界,故而在这时期中,画的技术充实了,尤其是画的理论,有系统地建立起来了。无疑这是禅宗昌盛的直接后果。宋人标出“墨戏”,明人始倡“画禅”。画与禅确乎不可分割,故禅宗兴,绘画昌,禅宗萎缩而画坛冷落。中国画名家无不具禅家精神,他们的作品,无不是禅境的示现。画与禅确乎是不分的,画即是禅,它们有共同的质地。因而欣赏画,也无异于参禅。没有禅的工夫,纵对名画,也没法赏识,没法了解。

禅宗对中国绘画艺术产生最深刻影响的是造就了能体现禅宗精神的画派,以及参与建构了一种以标榜“神韵”说为特色的审美理想。宋代的严羽是“神韵”理论的先驱,但他当时使用的是“妙悟”概念,而且是以禅的“妙悟”去喻诗的“妙悟”。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对于艺术家来说,“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由“妙悟”,严羽还进一步提出了诗的艺术意境应该是空灵含蓄。王渔洋是“神韵”说的集大成者,他明确地把“神韵”与“禅”结合了起来,并把“神韵”看作是艺术创作的最高标准,还把他认为有“神韵”的作品归入“入禅”之作。在《带经堂诗话》中,王渔洋称赞“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与净名默然,达摩得髓,同一关捩。”王维的“辋川绝句”,“字字入禅”、“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

迦叶微笑,等无差别。”王渔洋强调诗的艺术之妙在“味外之味”,这与禅定讲究“不即不离”是相通的。“味外之味”,须如禅家所谓不粘不脱,不即不离,乃为上乘。”王渔洋的“神韵”说重天然,认为作诗要“兴会神到”,诗的佳句“须其自来,不以力扬。”王氏还推崇冲淡清远的艺术品格。“清远”本是道家力主的品格。在艺术品格的追求上,禅宗与道家几乎是一致的。在深层的美学意味上,清远与冲淡、超脱、静穆相联系。中国的艺术精神,看似恬淡,实则幽深;看似静穆,实则内蕴蓬勃生机。禅宗修行最根本的方法是“悟”,或者说“悟”是禅宗的灵光所在,即“无悟即无禅”。禅宗的“悟”重在自我体验,只可意会,难以言说。这在本质上与艺术思维相通。禅悟的思维程序是非逻辑的,而且其思维成果也是非逻辑的。

禅宗认为,宇宙的真理就在宇宙自身,要理解个中奥秘,只要用真心去直接感受大自然就行了。禅宗的思维是一种“即事而真”的思维,禅宗的妙悟,实质就是“即真”。它的顿悟主要在于心体要离开“念”,无思、无念,才能消除妄念,使自性内外明彻,见性成佛。顿悟强调单刀直入,瞬间开悟。现代心理学称之为“无意识”,或“知觉思维”和“灵感思维”。这种把握世界的方式与艺术是相通的。艺术活动是以想象力和理解力相协调的自由活动,既摆脱了知识理性的束缚,又超越了对自然物质的欲求依赖,自由地创造并感受着审美形式。文人画的审美创作,其实是艺术家心灵自由的创造活动。康德认为,美的本源出自于人的理性能力与知性能力之间的审美判断力。禅宗的美学精神是非理性中有理性。这种理性是以不确定模糊形态悄然参与其中。即所谓建立在“思量”与“不思量”之间。这里的“思量”是指逻辑推理和理性判断;“不思量”即反对理性的非逻辑认识。这种“理外之理”的现象,在审美创作与艺术思维中表现得尤其突出。禅宗强调应当突破字面意思的思维樊篱,在自由驰骋中领悟其中的奥秘。艺术创作的美学原则强调也是“无理而妙”、“意在言外”、

“瞬间顿悟”。禅宗主张自悟,对禅理要有自己的理解。对于悟性高的学人,禅师一般用隐语点拨,在方法上注重创造性。别人悟通的禅理,永远代替不了自己的认识,或者说,禅宗的独特性,具备了艺术独创性的品质。

再则禅宗对中国文人的影响是深层的,心理的。文人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佛、道思想融而合一的禅宗兴盛。文人画就其发展过程与禅宗的兴盛衰弱同步,这是值得重视的问题。因此有“禅学昌明,山水方滋”之说。禅的觉悟,并非从人间撤退,它应是参与但永远不鼓励在各种紧张的自我心情中的纠缠,这恰与中国文人精神实质相符。在文人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典型的禅的因素:简单、微妙、含蓄、宁静、不平衡、空的性质,以一当十,以少胜多,以小见大,以拙代巧,以简代繁,以空代实,以淡代浓,以生代熟,以不似代似,以刹那代永恒。

禅的心物合一的境界与禅的空灵境界,使画家不仅知写实,传神,而知妙悟,即所谓“超然象外”。宋代以降,文人画大胆运用空白,使画面空灵而清静,与禅宗的明心见性,摆脱形迹的思想有高度契合,文人画中表现出来的清高气息,正是禅“高峰体验”的表现,其中如“减笔法”、“泼墨法”、“一角半边画法”也是受到禅的影响和启示。

文人画之所以成为中国画坛的正宗画派,不能不说与禅相关。在海外把这类作品称为“禅画”是不无道理的。而禅对西方艺术的影响,正如D·粤班恩所讲:“东方已经告诉西方,一旦放弃了唯物主义观察生活的自我中心态度,对艺术家会产生什么结果,而当艺术家摆脱自己是世界中心的态度,我行我素,又能体会到怎样的新鲜感觉。”

如果说禅是表达个人对宇宙的感情意味,那么艺术本质上也是这种同一感受的表达。诚然,作为宗教的禅宗是一种被颠倒了的世界观,当对它作“反向继承”时,难道不能与我们的艺术的追求归于一致吗?